

渔说盗让天列寓外则徐庚知田山达至秋缮刻天天天在肱马骈应大德人养齐
 父剑路王下御言物阳无桑北子木生乐水性意运道地宥篋蹄拇帝宗充间生物
 寇冠游方游



南華經解

清·宣穎
 曹础基
 ◇校点
 ◇撰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清·宣颖◇撰
曹础基◇校点

南華經解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华经解 / 清·宣颖撰; 曹础基校点.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218-05826-9

I. 南… II. ①宣…②曹… III. ①道家②南华经解—研究③庄子—研究 IV. B223.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2402 号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1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5826-9
定 价	32.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34579604 37579695】

校点说明

20世纪60年代，我在撰写《庄子浅注》时，比较多地参考了清代宣颖的《南华经解》，觉得其中新义颇多，也较合乎《庄子》的本意。当时手上仅有两种版本，一种是经纶堂木刻本，一种是上海广益书局的石印本。两种版本的错字甚多，许多地方几乎难以卒读。我曾想方设法寻找较好的版本，可当时在杭州、广州的图书馆，都没法找到。过了二十多年之后，在刚开张的广州购书中心，购得了康熙六十年积秀堂梓行的本子，这应该是此书最早的版本之一。（据刘建国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科学概要》著录，康熙六十年还有宝旭斋刻本，不知两者孰先）。一对照，劣本的错漏问题，都解决了。但所得积秀堂本的印刷质量不高，笔画不清，残字颇多。如果不是熟悉《庄子》语言，难以判断。据此本翻刻重印，就会错认。如《齐物论》篇注，“拗人”之“拗”，经纶堂本作“拘”；“本虚器”之“本”，经纶堂本作“木”。“握无穷之妙者”之“握”，经纶堂本作握，广益本作“提”。《大宗师》注，“申赞之”之“申”，经纶堂本作“甲”，广益本作“由”。这大概就是我原有的两种版本错漏诸多的缘由。既然此书对解庄大有裨益，而好的版本又那么难找，所以我将它校勘整理，以付梓行，对读《庄》者或是有好处的。

作者宣颖，字茂公，清朝人，《南华经解》自序中说是句曲人。在清代的史籍中，少见其生平活动的记载。2000年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钱奕华《宣颖南华经解之研究》，作者查阅了《句容县志》《续纂句容县志》，对宣氏之生平、家世、著述考证颇详，实为宣颖研究一大贡献。其结论大体是：宣颖，字茂公，江苏句容县崇德乡人。生于明末清初，顺治十二年（1655）拔贡。为名门之后，以孝行闻名，但仕途不顺，隐逸乡居。七八十岁之年，才完成《南华经解》一书。

《南华经解》在《庄子》研究中，其主要贡献是：

一、校勘精当。

校勘不是作者的着力点，没有全书的校记。但书中有关校勘的说明，都比较精当。作者参考了相关的版本，进行选择与判断，指出他本（宣氏多称俗本或旧本）之误：

1. 形近而误者。

《德充符》“国无宰，而寡人傅国焉”注：“傅，俗本作传。”

《应帝王》“因以为弟靡”注：“弟，音颓，俗本作弟，误。”

《达生》“乃疑于神”注：“本文疑字，俗本作凝字，东坡乃定为疑字。俗岂知有如此精谊乎！”

《徐无鬼》“若卹若佚”注：“佚，俗本作失。”

《则阳》：“不冯其子，灵公夺而里之。”注：“里字与上子字叶。古称窳窳为蒿里。俗本作埋字，非是。”

《骈拇》：“累丸”之“丸”注：“旧误作瓦。”“至正”之“至”注：“旧俱误作正。”

《大宗师》“连乎其似好闭”，宣本“闭”作“闲”。“闲”与下句“言”押韵，“闭”应是“闲”的缺笔。

《知北游》“泰清中而叹曰”之“中”，宣颖注：“仰字之讹。”

《山木》“舜之将死，其命禹曰”，“其命”下注：“旧本讹作真冷二字。”

《列御寇》“一命而吕钜”注：“窃疑吕字或自字之讹，自钜，自大也。”

2. 声同或声近而误者。

《骈拇》“而敝毁誉无用之言非乎”之“毁”注：“旧误作跬，声之讹也。”

《山木》“道流而不名居”注：“不居有道之名。名，旧讹作明。”“德行而不名处”注：“不处有德之名。德旧讹作得。”

3. 倒文而误者。

《齐物论》：“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注：“俗本此二十五字在后‘亦无辩’之下，讹。”《古逸丛书》覆宋本、《口义》本正是作：“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此于文理不顺，因为“何谓和之以天倪？”的问题及其答案，正是针对上文“和之以天倪”而来的。

《人间世》“听止于耳”注：“应作‘耳止于听’”。清人俞樾也认为二字误倒。

4. 衍文而误者。

《天运》：“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注“太清下，俗本误杂入注中三十五字，今去之。”《古逸丛书》本、《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在“太清”下有“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这三十五字，很明显是对“太清”上四句的阐释，是注文掺入正文所致。

《骈拇》“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宣颖认为“多方”二字是衍文。

《庚桑楚》：“有实而无乎处，有长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宣颖认为“有所出”九字是衍文。章太炎认为“有实”二字涉下句“有实”而衍。

5. 脱文而误者。

《则阳》“文武，大人不赐，故德备”（见《古逸丛书》本、《南华真经口义》、

《义海纂微》),于义不通,且与上下文法不一。宣本“文武”下有“殊材”二字,与上文“四时殊气”、“五官殊职”,下文“万物殊理”句法一律。

《达生》:“十日而问:鸡已乎?”后句于义难通。宣氏以为“当从《列子·黄帝》作‘鸡可斗已乎’。此脱文耳。”

6. 或因涉前后文而误者。

《天地》“行于万物者道也”注:“此道字,当是义字之讹。”

从上可见作者通过校勘,在许多难点上,大大地帮助了读者解决问题。

二、指出旧注之谬误,对字词颇多新解。

著书之前,作者曾“旁搜名公宿儒之评注,不下数十家”,但读后“未尝不茫然也。即郭子玄以此擅胜名家,又未尝不茫然也。”(《序》)其原因之一,是诸家于“字句之间,大半强作解事,譬之主人覩面而旁猜张李。其支离可笑,有不胜言者。”如:

《德充符》写哀骀它“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注谓:“三句是倒叠上文。旧解可笑。”

《至乐》写列子见百岁髑髅问:“若果养乎?”注“养,心忧不定貌。诗曰‘中心养养’是也。言尔果以死为忧乎?旧解讹甚。”

《田子方》写孔子对颜渊说:“虽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注“故吾去而新吾又生,无顷刻留,亦无顷刻熄也。则时时有吾在焉。虽奔逸绝尘,何必有瞠若乎后之虑哉。答转颜子问意。正是覩面相呈,妙绝,妙绝。此等一篇,旧解都不知作何语。可叹。”

《徐无鬼》“鼓之,二十五弦皆动”注谓:“此等非知音者不解,何怪旧注之梦梦。”

作者说“诸家字句之解,间有所长,采入细注者,居十之一二。”其中于宋罗勉道之《南华真经循本》借鉴颇多。作者对字词的注解比较简约,而独到之处亦时有可见。如:

《天地》“其化均也”注:“均,与钧同,乃陶家运转之枢也。言天地虽大,其化止在运旋之钧轴处。《诗》‘秉国之均’,是此均字也。旧解作均遍,便说开了去,与下二句意不似。”

《天运》“巫咸招曰”注:“招,即招字之讹。巫咸明于天,此盖托言巫咸相招致咎耳。旧乃音超,以为人名,可笑。古来止有巫咸,那得又有巫咸招邪?”

三、剖析文理,揭示庄子本意。

《庄子》之难读,本不在字句之间,而在其篇章寓意。这不是一般的训诂可以解决的。宣颖的功力与贡献也正是在这一关节眼上。他的方法是“先细读其一节,又细读其大段,又总读其全篇,则窾会分明,首尾贯穿,盖必目无全牛者,然后能尽有全牛也。”(《庄解小言》)先分析,后综合,整体把握,然后再深入审视,揭示每篇文章的



脉络。他说：“未有文理不能晓畅，而意义得明者。”（《庄解小言》）。全书前有《序》与《庄解小言》，概述《庄子》的宗旨、文章特色、表现手法，以及自身解庄的意图与特点。各篇先有总论，分析说明篇旨、写法、段与段之间的关系、所写故事的寓意等。各段有评点，揭示段中所写内容的意义及作者的写作用意。真正做到他在《序》中说的“循其藪会，细为标解，而不以我与焉。庶几庄子本来面目，复见于天下，不致覲面而旁猜而已。”

四、较准确地分析、概括出庄子文章的特色。

作者十分重视《庄子》文章的赏析。认为“庄子之文，真千古一人也，”（《序》）“庄子之文，长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脱变化，有水月镜花之妙，且喻后出喻，喻中设喻，不啻峡云层起，海市幻生，从来无人及得。（《庄解小言》）”以“长于譬喻”概括庄子的主要手法，以“水月镜花”、“海市幻生”概括庄文的主要特色，都是十分贴切的。

盖庄子参透道体，欲以一两言晓畅之而不得也。岂惟一两言晓畅之而不得，虽千万言亦只是说不出，所以多方荡漾，婉转披剥。有时罕譬之，有时旁衬之，有时反跌之，有时白描之，有时紧刺之，有时宽泛之。无非欲人于言外忽地相遇。

此内篇所为作也。（《内篇》提示）

道是不可言传的，抽象、玄虚，给读者说个明白，可真是天大的难事。《庄子》作者，正如宣氏所云，采用了多种手法去说，而读者也不可能看到道是个什么东西，而只能“于言外忽地相遇”。“言外之音”是庄文美之所在，也是庄文难读之所在。宣氏不仅帮助读者化解其中的难点，还揭示其中之所以美，与读者共同回味、享受。

以文评《庄》，唐代已见端倪。如柳宗元《答韦中立书》云：“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然仅若经验之谈。至宋明则大有发展，刘辰翁、王宗沐、孙旷等都对《庄子》文章作了比较具体的评点。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批阅、文震孟订正的《南华真经评注》，可为当时以文评《庄》，集前人大成之作，但还是显得比较零散。清代《庄子》研究的著作有一百四五十种，重在训诂，而宣颖《南华经解》则从文理切入，对《庄子》文章的结构，每篇的段落、层次、篇眼、照应、手法等，都有切实的评点，是古代《庄子》文评的杰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通过文理的剖析，揭示《庄子》各篇的中心思想，可谓体会入微。在很大程度上能达到作者提出的目标：使“《庄子》本来面目复见于天下”。难怪同治年间吴坤修见此书即付梓，并谓：“自有此解，前乎此者可尽废，后乎此者可不作，庄叟有知，亦当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见半亩园本《南华经解序》）

以儒解庄是《南华经解》的一大特色，也是《南华经解》的一大失误。

钟奕华《宣颖南华经解之研究》，将“以儒解庄”、“以文评庄”作为《南华经解》的两大特色。对“以儒解庄”用了很大的篇幅加以分析。认为：

宣颖将庄子体悟“道”的本体，与中庸的“天命”、“费而隐”的“无”，连结而成相同之道体，彼此互为表里。于是以“无”为本体，宣颖再以中庸强化之，最后庄子与中庸为表里的系统，完整而如实的呈现出来，这是宣颖独具只眼的见解。（第157页）

宣颖以儒解庄之思想论述是结构完整，融合了儒家积极开展之内容与道家高远郭落之境界，互为表里而成的。（第201页）

钱氏的引证及其结论，基本都符合《南华经解》的实际。宋明以来，庄儒的关系，成了庄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苏东坡、王雱等人强调两者偏于同，引儒入庄；但“有宋诸儒，拘检太甚，目为异端。……若漆园之语，则斥为放诞不羁，屏之幽远。”（秦继宗《南华经解评注·序》）早于宣氏《南华经解》五六十年，当时影响极大，出后“诸注悉废”（董思凝《庄子解·序》）的林云铭《庄子因》，也认为庄子“与老子同而异，与孔子异而同。”在这种背景之下，宣氏特别强调庄与儒互为表里，我想是有内中缘由的。

从《南华经解》的评述中，我们看到宣氏对庄子思想极端推崇。《肱篋》解谓：“余尝谓庄子悟道，直据峰巅，与孔子子思相上下。”《天下》解：“呜呼，内圣外王之道，自伏羲以至孔子，又何加焉！庄子之谈道，至矣。”《应帝王》解：“六经是以道治世之书，庄子是直揭道体之书。”《骈拇》解：“引仁义而合性，则为骈。言其牵联外物也。由性而分仁义则为枝。言其旁出非本也。篇中将仁义与聪明口辩之用，声色臭味之欲，作一派铺写，其眼光直是最高，其笔力直是最辣。”在宣氏眼中，庄子哪会是在孔子之下。

然庄与儒之相异，乃至对立，非后世论者强生是非，两家著作，白纸黑字，皆可为证。司马迁早就说庄子“诋訾孔子之徒”，宣氏身处儒学统治之时代，那是一个“以孔子之是是为是，以孔子之非为非”（明李贽语）的时代。人人都只能说孔子的好话，而宣氏服膺庄周，要说庄子的好话是有压力的，故强为之辩解。

首先宣氏附和苏轼之说，将《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摒弃于《庄子》之外。如此，最激烈的骂孔就可置之不论了。

《庄子》中有关“剝剥”孔儒之论，宣氏避重就轻，归因于庄周之涵养不足：

予此本不敢于庄子有加，但后世分别九流，乃以异端目之。予谓庄子之书，与中庸相表里，特其言用处少，而又多过于取快之文。固所谓养生之未至，锋芒透露，惜不及亲炙乎圣人者。（《序》）

止是行文必要奇快，乃才情溢发，在圣门中为涵养未到者耳。（《肱篋》）如此，庄子还是“同志”，只是作风有点放肆而已。其实，我们看看宣氏《南华经解》中的评语，就可知作者骨子里的是什么：

仁义聪明之无用可知。

接至正二字发明，以形仁义之非。

发出易性之伤，是庄子痛惩仁义本念。（以上见《骈拇》）

申断圣人之过，毁民性，可痛。

重复归咎圣人，是犹擒贼擒王之意。（以上见《马蹄》）

庄子诋孔，宣氏何尝不是诽儒？不仅宣颖，就是苏东坡，从其人生态度与诗文（如《前赤壁赋》）看来，也是儒衣道骨之人。

《南华经解》中将庄儒调合，实为牵强附会。如：

读庄子无己，便以为放荡无稽，殊不思孔子对学者，说个人克己，庄子就至人说个无己，未为少谬也。倘不欲无己，又何为而克己也哉。（《逍遥游》解）

东晋王坦之在《废庄论》中曾指出：“庄生作而风俗颓，礼与浮云俱征，伪与利荡并肆，人以克己为耻，士以无措为通，时无履德之誉，俗有蹈义之愆。”这种批评未必恰当，把社会风气的衰颓，都归咎于庄子实在冤枉。但也非如宣氏所说，孔子之“克己”与庄子之“无己”“未为少谬”。孔子之“克己”是要“复礼”的，复礼又何来逍遥游呢？又如：

乐之一字，学道人与世俗所同尚也。孔子曰：乐在其中矣。孟子曰：乐莫大焉。岂不尚矣乎？但俗所为乐者，形骸之享受；学道人所为乐者，性情之恬愉。名曰同，而实大悖焉。夫以形骸之享受为乐，是拘身之桎梏也，腐肠之毒药也，伐性之斧斤也。劳攘图之，果未足为乐也。若性情之恬愉，则无为逍遥，不言乐而至乐存焉。吾独怪吾以劳攘为困者，俗亦以无为为苦也。此无他，皆有生一念为之累也。爱生则欲奉其生，奉其生则欲使吾之生优于凡谋生者之生，是以不劳攘图之而不得已也。（《至乐》）

儒家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何来“无为逍遥”哉！从庄子看，孔孟之乐，实即俗乐。宣氏既明庄子之意，何必披上孔孟之衣！“名曰同，而实大悖焉！”

总之，庄子之道是天道，孔孟之道是人道。《中庸》开篇即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谓教。”这样的道，经过了“性”的过滤，而所谓合乎天命的“性”也只有像尧、舜、文王、周公、孔子等圣人才能具备。《中庸》又说：“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最后还是落实到儒家的仁、义、礼、知、诚、和等观念中。所以，宣氏说《庄子》与《中庸》相表里，那实在是见表不见里的失误。将两者牵合，对双方都不好，孔子不同意，庄子也不同意。所以，以文评庄是宣氏的一大优点，而以儒评庄则是其一大失误。

《南华经解》的版本当以康熙六十年版的为早为好，还有清同治六年新建吴坤修半亩园刊本也比较好。吴氏有序云：“属老友胡稚枫详加校订，付诸剞劂”书后又有丁卯正月稚枫胡志章跋云：“丙寅春，偶于吴门旧书肆，见有《南华经解抄本》，以青蚨数百枚易归读之。……是年五月，携赴皖江竹庄方伯，见而好之，亟属校订付梓，以广

其传。”说明这个版本是从抄本转刻的。经过校对，与积秀堂本只是少有差异。所以这次整理，我以积秀堂本为底本，主要参校半亩园本。经伦堂本与上海广益书局本所用甚少。整理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保存一个好的版本，而是让读者得到一个好的读本。所以改用简体字，加新标点，而经文、解文之段落、层次安排依旧。

曹础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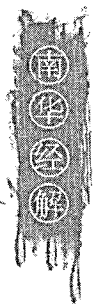
二零零七年四月于广州天河

序

盖自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尧桀之诽誉与儒墨之是非，至今而未有以明也。尧之誉以便俭人，桀之诽以骄处士；儒之是变而为墨，墨之非浸附于孔。是四者以眩瞽天下之聪明与其议论。虽有命世圣哲，述宣六经、《语》《孟》，以统一道术，莫之能定。孟子之世，有蒙庄者，独著一书，其言曰：“知止其所不知，言止其所不言，至矣。”苟为明于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而当世诽誉是非之情斯有所止。吾独惜夫庄与孟同时而不相知也。当是时，儒之嫡传有子思、子夏。周之传出于子夏之门人，轲之传出于子思之门人。孟犹之嫡传，而庄其别传也。庄之书言孔氏七十子盛矣，而不及孟。孟辩杨墨，未之及庄。毋乃子舆率其徒以游诸侯，行类墨翟；而庄周末尝持其说以干列国，守似杨朱。斯二子之所以不相知欤？顾吾尝平衡而论天下之言，儒者众矣。儒者以仁义正天下，俗儒徒名其仁义而行之，伪儒且利其仁义而窃之，吾安知儒者之果不为世祸也。是故舜禹以后，誉尧者非不众也，有所矫而为伊、周，即有所窃而为之佞，为莽、操，最下为冯道，而俭人之术工矣。幽、厉以降，是儒者非不众也，有所持而为孔、孟，即有所窃而为杨、墨，为荀、韩，最下为殷浩、王安石，而处士之势横矣。至于处士势横，人心流极，由是后世一变而竞趋于空无之学。空无曷可为久道也。惟蒙庄者独与精神往来而不敖睨于万物，有以见儒者一宗萧邈希微，常行于人伦物则之际，而孔、孟之嫡传，宛然其未亡。然则庄子之传，非别子，固大宗也。今所定著二十九篇，非内非外，非醇非杂，亦有言，亦无言，亦可以有知知，亦可以无知知。注庄子者，苟知无言之言，无知之知，斯得之濠上矣。而晋宋以来，注家粘缚空有，徒远求之老释，而近失之漆园，不亦悲乎？茂公宣子好学深思，探赜是书有年，折衷诸家为之笺解，划其萧砾，发其清微。是书那复须注！既妙悟于象先而得其解者，旦暮遇之，又豁如于言下。譬则画史盘礴，庖丁奏刀。又譬则帝青宝网，光界重重，一为无量，无量为—。快矣哉！不可以文句穷，不能以智意尽也。世之学者，读六经、《语》《孟》，深思而有得焉，然后从而读庄子之书；苟读庄深思而有得焉，然后从而读宣子之解，我知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彼尧桀之诽誉，儒墨之是非，斯默然其自止矣。是书之行，其有功于孔、孟甚大，曷可少哉！时康熙六十年岁次辛丑长至日书于青元观精舍。邑同学弟张芳菊人氏拜撰。

《南华经解》序

呜呼！天地开辟以来，世愈积而事愈增。至于绸缪繁饰而无遗者，皆非人之所能为也。一道之精蕴，不至于畅发不止者也。譬之果木，由一仁而发两菱，由两菱上达，而千枝万叶生焉。此千枝万叶，岂非皆一仁之中之所全蕴而不发不止者乎？特寓之于无而见之于有，人自不克知耳。夫世自鸿蒙以迄周盛，则由根菱而枝叶毕具者也。枝叶蔽芾，不可复剪，人胥悦其灿然。故有世道之责者，亦就灿然者相维持，此圣人之不得已也。夫圣人以精蕴示人，势必有所不能，而先剪弃其枝叶，则是率天下而兽也。心尤有所不忍，故姑就灿然者为维持，而以其精蕴俟之上智一贯之才，而不敢轻为示。此圣人之体大而思深，为爱天下之至也。后有上智之才出焉，能自窥乎其精蕴，窥之而学未及圣人之大且深也，则不复能有所俟，于是日取而津津道之，道之不已而笔之为书，而反侧摹画之。此庄子所为作也。向使以庄子之才而得亲炙孔子，其领悟当不在颜子下。而磨砢浸润，以浑融其笔锋舌巧，又恶知其出不违如愚之下哉。不幸而圣人没，微言绝，百家并噪，无异禽鸟斗鸣。庄子于是不能自禁，而发为高论绮言，以删叶寻本，披枝见心，此又庄子之不得已也。后人读之，乃得倘佯其骀荡之姿，浩瀚之势，空灵幻化，殊诡清越，此则庄子之不幸，而后人之幸也。呜呼，庄子之文，真千古一人也，少时读《史记》，谓其言洸洋自姿以适己。及览《李太白集》，称之曰：“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予私心向往，取而读之，茫然不测其端倪也。乃旁搜名公宿儒之评注，不下数十家，而未尝不茫然也。即郭子玄以此擅胜名家，又未尝不茫然也。则意子长、太白所称，即此茫然无端、任意滑稽者是乎？窃疑其必不然也。吟讽之下，渐有所解，屏去诸本，独与相对，则涣然释然，众妙毕出。寻之有故，而泻之无垠，真自恣也，真仙才也，真一派天机也。乃知古今能读庄子者，惟子长、太白耳。诸家但摘其数句之工，一字之巧，遂谓能读庄子。甚且字句之间，大半强作解事，譬之主人覩面而旁猜张李。其支离可笑，有不胜言者。噫！庄子之难读如是乎？予此本不敢于庄子有加，但循其寡会，细为标解，而不以我与焉。庶几庄子本来面目，复见于天下，不致覩面而旁猜而已。若其玄风妙旨，则鹿门茅氏尝曰：“太史公于庄子之学，未必知。”夫以太史公能赏其文，尚未必知其学，况于予乎！然每一披卷，文理既畅，神怡意适之际，跃如有见，则夫去圣既远，而为学人津筏，有不可诬者。夫庄子既不避圣人罕言之戒，而于圣人之不欲剪者剪之，圣人之不轻示者示之。此庄子所以维末流之穷，而一出于忍俊不禁，一出于苦心致觉者也。后世分别九流，乃以异端目



之。予谓庄子之书，与中庸相表里，特其言用处少，而又多过于取快之文。固所谓养生之未至，锋芒透露，惜不及亲炙乎圣人者。若具区冯氏，谓为佛氏之先驱。呜呼，庄子岂佛氏之先驱哉！

康熙六十年岁次中秋句曲后学宣颖茂公氏自序。

庄 解 小 言

宣颖识

注庄者无虑数十家，全未得其结构之意。郭子玄窃据向注，今古同推。要之亦可间摘其一句标玄耳。至于行文妙处，则犹未涉藩篱，便为空负盛名也。

古今同推郭注者，谓其能透宗趣。愚谓圣贤经籍，虽以意义为重，然未有文理不能晓畅而意义得明者。此愚所以不敢阿郭注也。若诸家之恒订舛谬，又不足道。

诸家字句之解，间有所长，采入细注者，居十之一二。至段落旨趣，则概未之及。故大字注评，毫不敢袭，亦不得已也。

庄子之文最难捉摸，字句尤多奇奥。若不曾多看诸本评注者，亦不敢轻以此本呈教。恐不悉苦心，未必解颐也。

内篇各立一题，各成结构。外篇虽不立题，亦各成结构。惟杂篇不立题，不结构，乃可各段零碎读之。然天下一篇，为全书总跋，洋洋大观。

分节分段，非庄原本。但骨节筋脉所在，正须批衅导窾。故不惜犁然分之，先细读其一节，又细读其大段，又总读其全篇，则窾会分明，首尾贯穿，盖必目无全牛者，然后能尽有全牛也。识者自知之。颜曰：庄解义取诸此。俗本所分段落总不辨通篇，文理浅谬可笑。

庄子真精神，止作得内七篇文字，外篇为之羽翼，杂篇除《天下》一篇外，止是平日随手存记之文。

庄子之文，长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脱变化，有水月镜花之妙，且喻后出喻，喻中设喻，不啻峡云层起，海市幻生，从来无人及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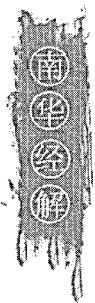
古今格物君子，无过庄子。其侔色揣称，写景摘情，真有化工之巧。

能文家，如汉之班、马，唐之韩、柳，宋之欧、苏，皆每拈一件成文，故每人不下千百篇。前后少雷同处。庄子篇篇是要明这一件事，所以未免有一二雷同之句。盖庄子先拣古今最难一件事不容言语者，却偏要洗发出来。若不是仙才变化，如何有这许多文字，不得更苛责其全部中一二语之重出也。

读正文，再读批辞；读批辞，再读正文。反复数过，胸中必有洞彻之乐。若不耐烦寻释者，先不是读书人也。

目 录

校点说明	1
序	1
《南华经解》序	1
庄解小言	1
内 篇	1
逍遥游	2
齐物论	10
养生主	25
人间世	29
德充符	39
大宗师	47
应帝王	61
外 篇	67
骈拇	68
马蹄	72
胠篋	75
在宥	79
天地	87
天道	96
天运	103
刻意	111
缮性	113
秋水	116
至乐	124
达生	129
山木	136
田子方	142



知北游	148
杂 篇	157
庚桑楚	158
徐无鬼	166
则阳	176
外物	184
寓言	189
列御寇	192
天下	197
让王	205
盗跖	210
说剑	216
渔父	218

内篇

一编之书，何分内外，以其专明宗旨，故目之为内。盖庄子参透道体，欲以一两言晓畅之而不得也。岂惟一两言晓畅之而不得，虽千万言亦只是说不出，所以多方荡漾，婉转披剥。有时罕譬之，有时旁衬之，有时反跌之，有时白描之，有时紧刺之，有时宽泛之。无非欲人于言外忽地相遇。此内篇所为作也。

内七篇都是特立题目，后做文字，先要晓得他命题之意，然后有他文字，玲珑贯穿。都照此发去，盖他每一个题目，彻首彻尾，是一篇文字，止写这一个意思，并无一句两句断续杂凑说话。今人零碎读之，多不成片段，便不见他篇法好处。

道体千言万言说不出，究竟止须一个字，并一两言还是多的，究竟止可意会，并一个字还是多的。庄子内篇，题目虽有七个，文字虽有七篇，总说得这一个物事，要人心领神悟而已。

这一个物事漫天漫地都是他，庄子约略七个题目，大要不越乎此。所以欲不着言语，则一两句还是多；欲着言语，则七篇须少不得一字。

篇中用事，或割取其一节，或引据其一言，又或非借重这一个人衬贴，则抑扬不得痛快。大要不得认作事迹之实，须知都是行文之资助而已。

逍遥游

齐物论

养生主

人间世

德充符

大宗师

应帝王

南华真经解内篇 庄周隐曹州之南华山，因名其经曰南华。

后学宣 颖茂公著
句曲 同学王晖吉季孟较